

第五回 獻真才赴考到客台 賜衣錦榮歸過故里

求賢良，莫商量，惟將奇才獻君王。不負男兒志氣昂，默告穹蒼、默告穹蒼，指曰教眉舒氣揚。衣錦光，姓字香，高車駟馬返故鄉。笙簧鼓吹鬧門牆，喜見爹娘、喜見爹娘，方顯得有用文章。

右調《憶多嬌》

卻說兩林次曰，同王非仙各覓牲口，收拾琴書劍佩，自荊州起程。正值暮春天氣，道上楊花撲面。紅雨滿空，正是動人離愁光景。行至十五里龍北橋上，只見眾友在此等候餞別。遂下了馬，裊草而坐，斟上酒來。朱之潢曰：「樂莫樂兮聚相歡，悲莫悲兮生離別。弟等與兄盤桓未幾，又唱驪駒，教人何以為情？」商紫垣曰：「兄此一去，定中青錢之選。取青紫如拾芥耳。但古人云：『一貴一賤，乃見交情。』乘車戴笠之言，願兄無忘。」又斟上酒。王家修曰：「勸兄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我亦在此旅寓，獨守孤燈，得兄共相盤桓，頓覺樂以忘憂，不知身在他鄉。今一旦言別，寸心如割。自此以後，如東坡所云：『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』握手談心，不知更在何日也？」言罷淚下。兩林曰：「此行弟非不得已，只為世人俗眼，不做官難回故里。今一旦與眾知己言別，柔腸真斷矣。我今與兄各畫扇柄，題江堤新柳詩一首於上，不惟弟去後，兄等見扇如見弟，亦以為他日相會之一券也。」乃取扇出來，每人贈送。一面畫山水甚巧，一面寫詩，詩曰：

細柳營前柳色鮮，長絲嫩綠垂江邊。
未飛白雪挹朝露，先拖黃金映曉煙。
陌路搖風傷別日，渭城帶雨消魂天。
依依頻入徵人賦，牽動離愁黯黯然。

眾人看畢致謝。朱之潢曰：「古人云：『黯黯消魂者，惟別而已矣。』吾輩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請各賦詩以贈別。」朱之潢乃作詩曰：

客中送客難為情，今日傷心在楚城。
君去燕台市駿骨，我留郢邸守寒檠。
魂消黯黯江邊雨，腸斷聲聲樹上鶯。
從此龍橋相別後，一燈孤影夢難成。

吟畢，兩林曰：「客中送客，千古傷心，吾兄寫盡矣。」商紫垣乃作詩送之曰：

相逢相伴在軍前，一旦離兮各異天。
江漢無情摧去棹，瀾浪有恨滯歸鞭。
傳杯敲韻知何日，把臂談心在甚年。
惜別潸潸頻落淚，驪駒歌罷不成咽。

吟畢，兩林曰：「分別之苦，情見乎詞矣。」王家修乃作絕句以送之曰：

一日三秋思已深，思深祇向夢中尋。
願將夢境成真境，萬里關山五夜心。

吟畢，又酌上酒。兩林曰：「小弟力不勝酒了，還要行路。」遂起與眾友共揖，作別曰：「常蒙過愛，又承遠送，此情此意，當銘佩終身矣。倘天從人願，後會正自有期也。」眾人猶戀戀不忍言別，挽手步送。王非仙曰：「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。」遂止了眾友，令牽馬來。二人上馬曰：「多謝諸兄盛情。」眾友曰：「前途保重。」二人前行幾步，又勒馬回顧。正是馬行十步九回頭的光景。王家修等不勝徘徊，佇立而望，又登高處望之，直到望不見了，三人方抑鬱而回。

卻說錢兩林與王非仙一路行來，飢食渴飲，夜宿曉行，到處遊山玩景，弔古論今。南陽游了臥龍崗舊縣，謁了光武廟，都有詩句，不能悉記。一日至河南滎澤，渡黃河上船，二人聯詩。王非仙曰：「黃河之水本穹蒼，」兩林曰：「亙古流今晝夜忙。」吟了兩句，忽至中流，風浪大作，眾人驚惶。錢兩林記前夢中之言，即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忽風平浪靜，已過此岸，日尚未午。非仙曰：「今日冒風波之險，如今斜陽幸無事，當沽酒聽漁歌矣，不必前去。」遂尋一柳陰樹歇下，兩人對斟。正欲尋題拈韻，忽見白燕一雙，上下飛舞。兩林曰：「前看《平山冷燕》，其中白燕詩盡好，以為無人再賡。我二人今日，亦以白燕為題，各作一首，看比舊詩何如？」非仙曰：「正是。」乃吟曰：

烏衣隊裡自成行，今日如何換縞裳？
春冷疑蒙遍體雪，曉寒似帶一身霜。
銀河飛過惟留影，玉宇棲來不見翔。
卸盡鉛華獨淡素，羞妝濃豔到昭陽。

吟畢，兩林曰：「字字是白燕，無一閒句，足堪壓倒元白矣。」兩林乃吟曰：

皎皎丰姿淡淡妝，烏衣更擬雪衣娘。
梨花過處渾同色，閨苑飛來覺有光。
映水還疑濯素魄，迎風想見舞霓裳。
夜深明月照虛室，白壁雙雙繞畫梁。

吟畢，非仙曰：「字字清新，更字字貼切，若山、冷二小姐在今日，當不許平如衡、燕白頷矣。」遂大醉而寢。次日起程，不幾日至彰德。兩林曰：「聞其地有銅雀台，願同往游。」非仙曰：「止登高望之可也。」乃共上高處，望銅雀台。非仙曰：「予作詩一首，兄可和之。」乃吟曰：

銅雀荒台一望秋，奸雄堪恨亦堪愁。

登高作賦懷真壯，賣履分香氣盡休。
當日二喬空未鎖，於今三國總成丘。
霸王事業都灰盡，惟有無情漳水流。
吟畢，雨林曰：「此詩若令曹瞞讀之，亦自點頭矣。」乃依原韻和之曰：
斷草荒台四野秋，行人遙望亦添愁。
一棺數塚終何用，百戰三分尚未休。
東漢山河才到手，西陵風雨又臨丘。
當年歌舞彩雲散，瓦冷碑殘水自流。

吟畢，非仙曰：「此作令阿瞞讀之，亦當猛然驚醒矣。」

二人到店中，次日就道，不幾日到北京。進了彰儀門，在報國寺西，後方丈海棠院內歇下。當春夏之交，海棠盛開，城中大老，多有置酒來看花的，常無虛日。雨林二人，次日早起，見海棠前後四株，枝葉茂盛，花開爛漫，二人旁坐，酌酒玩賞。雨林曰：「此僧院海棠，比別不同，我二人正可和詩。不然令名花笑人無才矣。」非仙曰：「正是此花極品。但有二恨，一恨無香，二恨當年杜少陵因母名無詩。」雨林曰：「今日在僧院，也有香了，子美無詩，我二人補之，二恨可俱釋矣。」非仙曰：「好議論。」乃吟曰：

古剎春風見海棠，無香卻惹旃檀香。
當年料伴笑拈手，今日應開散彩場。
曾向唐官愛醉睡，猶來蕭寺獻新妝。
欲知色色空空理，花老胭脂謝去茫。

吟畢，雨林曰：「字字是僧院海棠，方不是單吟海棠矣。」乃別韻和曰：

梵王宮裡海棠開，疑是天邊亂墜來。
羞與君妃鬥色豔，悟從佛子綻懷胎。
鮮妍趁赴優曇會，偏反陪翻貝葉回。
客邸尋春頻看賞，此身似傍雨花台。

吟畢，非仙亦加稱賞。此時天氣大暑，雨林曰：「須待新秋，方好投見春官。」因此日在寺中，又到西山遊玩避暑。至來青軒中坐下，忽聞樹頭新鶯，兩兩三三鳴叫。非仙曰：「可將古寺聞鶯為題和詩。」乃吟曰：

古寺蕭條客邸情，靜中忽爾聽流鶯。
上林不借一枝宿，梵剎何勞百轉聲。
鷹隼相催宜守默，豺狼當道莫爭鳴。
天空海闊須高舉，喬木未如幽谷清。
吟畢，雨林賞歎。乃依原韻和之曰：
天涯正自惱離情，何事攪人報啼鶯。
劍翼建章不鍛翼，空聲琳宇卻傳聲。
倦飛豈學寒蟬笑，知止非同伏馬鳴。
遊客一聞猛省悟，篋篋月下一般清。

吟畢，非仙亦加稱賞。非仙詩興不已，又和一首詩曰：

蘭若淒涼最感情，鬆陰深處喚花鶯。
離群風冷全無定，繞樹月寒偏有聲。
枳棘恥逐燕雀隊，梧桐愧侶鳳凰鳴。
愁音似對愁人聽，驚轉南柯午夢清。

吟畢，雨林稱賞，乃同歸寺。不覺大火西流，金風漸至，又到孟秋天氣，二人又聯詩曰：

大火西流音又商，（非仙）梧桐一葉報秋涼。（雨林）
條驚節氣頻年換，（非仙）還歎浮生竟日忙。（雨林）
宦邸烽煙魂欲斷，（非仙）故園鬆菊夢猶荒。（雨林）
愁來且盡杯中物，（非仙）漫付離思易水旁。（雨林）

吟畢，共酌。

七月初三日，雨林赴部報呈。出示本月十五日聽考。至日，錢雨林趕部入考。大宗伯曰：「舉子會試，都考八股，似屬套格。你今日自負有才，吾知非八股中論長短者也。今不考八股，上擬詩題三個，限你立刻作詩三首，方見有才。」雨林曰：「願領教。」大宗伯乃擬題，一個是：

劉阮入天台遇仙女（限橫字）

錢雨林打一躬，即吟曰：

迷路天台雲色橫，胡麻香處美人迎。
山中啼鳥聲聲碎，洞口飛花點點明。
笑捧霞觴浹洽意，樂偕鴛侶慰懃情。
眼前風景雖堪愛，只是思鄉夢不成。

吟畢，大宗伯又擬第二個題。是：

仙女送劉阮出洞歸（限還字）

雨林又打一躬，應聲吟曰：

欲去送君出洞還，相傳好事到人間。

千秋奇遇難分手，三月良緣愁別顏。

離恨真如柯夢幻，銷魂惟聽澗流愛。

徘徊相送頻瞻顧，只恐重來空有山。

吟畢，大宗伯又擬第三個題，是：

劉阮復到天台不見仙女（限游字）

雨林又打一躬，即吟曰：

再去天台訪舊游，還思重話作風流。

豈知雲霧埋幽徑，誰料煙霞隱洞樓。

相別無幾不記日，隔離已是永千秋。

低徊惆悵難尋覓，流水落花空惹愁。

吟畢，大宗伯曰：「我再出一對，你對。」雨林曰：「願領教。」宗伯乃念對云：

新月掛碧天，金鉤斜挑錦帳。

雨林應聲對曰：

寒露浮荷葉，珍珠亂滾翠盤。

吟畢，大宗伯曰：「對得巧。且三詩俱佳，有唐人風味，真才子也。我今送名到吏部，指日受職，你靜聽便是。」

雨林回至寺中，與非仙備言所考的事。非仙曰：「若有書可讀，不怕無官可做，今日方知文章有用矣。吾兄恭喜，指日為新貴人，但勿易初心可耳。」雨林大笑。二人在寺中，終日談笑，吟詩作對。至八月十三日夜，月下共酌。雨林曰：「平分一輪秋色滿，常伴銀河萬里明。中秋已近，吾二人月下看月可也。」月下共飲，忽見明月如鏡，四圍五色，光氣可愛。雨林曰：「此何祥瑞？」非仙曰：「此乃月華，國家文明之象。見之者大吉。今吾與兄見此，不可無詩以志喜。」乃共聯詩云：

烽煙指日靖沉湘，（非仙）兵氣銷為皓月光。（雨林）

龍女散花繞玉鏡，（非仙）天孫濯錦映霓裳。（雨林）

赤黃瑞現冰輪裡，（非仙）綠紅輝呈兔魄旁。（雨林）

更喜中秋前兩夜，（非仙）先開五色桂花香。（雨林）

吟畢，共酌，盡興方休。至中秋又酌大醉，有詩不能記述。至二十四日出序，二十五日大選。錢之繼在金水橋邊，應名掣簽，掣出浙江杭州府推官。大喜回來。非仙曰：「恭喜、恭喜！」雨林曰：「不喜別的，吾喜杭州上任，從蘇州過，可以定省父母。」至次日，領了文憑，拜客已畢，乃寫票一張，發去杭州，令馬夫迎接揚州等候。又寫家書一封捎去，看定十月初三日起程。一日王非仙曰：「吾陪兄到京，兄之功名已成就了。我前所推算的不差，我欲仍往荊州，意要先兄而行。」雨林曰：「承兄厚愛，未得酬報，正欲同到杭州，共享富貴。何遽然要去？」非仙曰：「我亦自有功名，但待時耳。人生有合亦有離，我明日就要行，兄可與諸友修書。」雨林知非仙去志已定，不可挽留。乃排席送行，叫鶴齊班戲。王非仙點《同窗記》，乃是梁山伯祝英台的傳奇。唱完酒散，二人談心，夜分乃寐。次日非仙起程，雨林送至蘆溝橋西，灑淚言曰：「弟自江州遇兄，凡事提攜到今，弟方得蝸名，兄即言別。古人所謂黯然魂消者，當更過之。不知再晤在何年也？」非仙亦含淚曰：「與兄一見，傾蓋如故，今兄已成名。人世上離多合少，後會當自有期，不必戀戀作兒女之態。」雨林乃出與王家修諸友書，非仙收了。雨林曰：「吾兄此行，能無一言以教我乎？」非仙曰：「子今初登仕版，只時時體貼『清慎勤緩』四字足矣。」雨林曰：「清慎勤三字奉教，但緩之一字未解。」非仙曰：「你思天下的事，那一件不從忙中錯了。況你今職司明刑，更要寬緩，得情則矜，方無覆盆之冤矣。」雨林曰：「謹奉教，望兄前途保重。」非仙乃上馬曰：「請了，承兄遠送，銘刻五內了。」雨林徘徊瞻望，良久乃回。至十月初三日起了程，不日到揚州。杭州人夫門子、書辦、皂快，轎夫俱接到了。雨林曰：「須走水路，要用旗幟吹響在前。」一路道處，官府拜謁，送下程，大非昔比。按下不提。

卻說錢雨林父母並妻，自雨林去後，三年不見信音，終日思念，打卦問卜。一日正思念間，忽走報的幾人到家，取出報單。上寫新銓浙江杭州府推官錢之繼，江南徽州府人，原籍蘇州。居先不信曰：「吾兒浪跡江湖，未曾入場，從何得官？」正攘鬧間，忽雨林家書報到，父母視之，方知其詳。乃賞報子銀三十兩。又欠了四十兩。次日長州縣知道，送鼓樂上門。親戚朋友，日拜賀。

卻說雨林去後，弟菊生，取名之緒，年已十四，讀書入泮。是日對父母曰：「我兄書言十月初三日起程，今將月盡，可到來的時節。父母在家答應賓客，我往前迎一程去。」父母曰：「正是。」是日去了，迎至無錫縣地方，正見上流舟中，吹響而來。問之，乃杭州新四爺船。之緒即跳上船來，拜見哥哥。雨林曰：「別吾弟三年，不覺已長成漢子了。」之緒曰：「弟托哥哥洪福，今年已泮泮矣。」雨林大喜曰：「吾從異路成名，終非正覺。汝今入泮，指日木天翰館，自是有分，勝我多矣。但我去後，不知父母並妻，安否何如？」之緒曰：「托天默佑，俱覺平安。」又問萬典之可告狀否？之緒曰：「見你去了，他也未曾遞狀。」雨林曰：「汝喚何名號？」之緒曰：「田先生取名之緒，未有號。」雨林曰：「我即與你起號，叫做雨蒼。」二人敘畢，船中坐下，敘些家常閒話。次日已近江岸。下船之處，見田先生與柳長卿、梅含香都在此相迎，白加色也在。雨林乃揖田先生曰：「弟子前因去忙，未辭先生，至今抱歉，未獲負荊。」田左人曰：「吾子獻詩金門，中選青錢，與古之博學宏詞科，可以過之。可謂有耀門牆，學生借光多矣。」雨林又揖柳、梅二生曰：「前承二兄厚贈，寸心耿耿，千金之報，正在今日矣。」二生曰：「哀王孫而進食，豈望報乎？今兄衣錦還鄉，足為吾輩吐氣，令守錢奴亦知吾輩文章有用矣。」白雁鴻曰：「前不知兄遠去，未曾相送，負罪多矣。」雨林他顧不答。田左人附耳言曰：「你今為大人的，當宏相度，不可記舊恨。」雨林轉答曰：「前因去急，未暇辭兄，弟之罪也。我二人訂盟，何區區在形跡之間。」眾人話畢，田左人曰：「汝今到家多事，我等也再不來了。待你稍閒，同邀郊外一遊，少敘閒話耳。」雨林致謝曰：「今蒙遠迎，已不取當，何勞再邀游乎？」遂別眾友，先自上轎。此時本地吹響，亦接來了。笙簧鼓樂，傘扇旗幟，擺列前道，累路親戚迎接者，不記其數。雨林歎曰：「蘇季子有云：『貧賤則父母弗子，富貴則親戚畏懼。』人生世上，富貴功名，蓋可忽乎哉？斯言信矣。」半日到家，拜見父母，悲喜交集。父母曰：「我兒一去三年，我老兩口日夜思想，望穿兩目。誰知你今日衣錦榮歸，與父母爭光，實天地祖宗之默佑也。」雨林曰：「兒出外三年，望白雲以興思，悵來稔以何年。不孝之罪，久違定省。今幸蒙父母之教訓，祖宗之積德，僥倖榮歸，得見雙親未老時，似與古人風本遺恨者過之矣。」父母曰：「你遠路勞苦，可入房親息、用飯。」雨林入房，妻程氏拜曰：「夫君萬安。」雨林曰：「賢妻萬安，我前典你首飾衣服，今當還你以鳳冠霞帔矣。我父母賴你奉養，禮當拜謝。」程

氏曰：「奉侍父母，婦道之常，何勞致謝。但自夫君去後，一曰三秋，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。不知夫君亦念我衾寒枕冷乎？」兩林曰：「那得不念，但功名未就，不能早歸。今一旦僥倖，夫榮妻貴，只可說相見之喜，再不必提相別之苦了。」言畢用飯。兩林又到父母前，說了一回閒話，又與弟說了幾句話。乃入房與程氏曰：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？」乃就寢，敘夫婦之情。次日早起，地方公祖父母，懼都往來拜賀。賓客盈門，鬧了數日，竟不暇問及宵娘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孤山再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